

音乐咖啡



我为什么写《志愿者也英雄》

向敬之

这几天，由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出品，长沙广电新闻中心拍摄的原创歌曲MV《志愿者也英雄》(向敬之作词、蒋军荣作曲、胡晋编曲、王艺诺演唱)上线。MV导演周峻在朋友圈中有一段文字，“这首MV是我执导难度最大的歌曲，纠结，推翻，重来，因为向老师的词太好了，感觉任何镜头都难配上”，这让我这个词作者再次陷入思考。

词真的好吗？为何它不能迅速表现画面感？词是3月底写的，当时我因与一例确诊病例时空交集而居家隔离。晚上11点半，两位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我问他们还要忙多久，一人回答说至少要忙到凌晨两点。我8岁的女儿害怕做鼻拭子，看到全副武装的白衣战士哭了起来。一位女医护说了些鼓励的话，结果把她逗笑了。女儿说：他们太辛苦了！

当时，我们学校征集志愿者，院办主任把自己列为第一个，旋即一对新婚夫妇好事报名。很快，学校出现了母子住进办公室，退休教师请缨搬运物资，不少年轻夫妻相距百米也只能在休息时间用视频短暂连线一次的感人故事。没有围墙的校园，被大家用人身筑起了安全的围墙。非常时刻，他们迎着危难、逆行而上，主动上门给红码人员做核酸，帮医护人员转运需集中隔离的对象。但，这只是长沙抗疫中的一个感人的切面。

志愿投身，坚定服务，这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成了他们在非常时期最用心用力用情的工作。他们看起来平凡，做的事情也普通，但他们的行为，所展示和传递的精神和坚毅，像春天的霞，如灿烂的笑，深深地感染了我。

他们带着情怀，临时投身于志愿服务事业，难免会存在一些工作瑕疵，被人误解，但他们的付出、担负、努力，是值得大家尊重的。是他们主动的参与和热心的推动，故而有了文明的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城市的街头忙碌奔波的他们，就是大地上流动的星辰。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然而为了大家的安宁祥和、文明幸福，守望一方，守候万家灯火、满城春风，在星光里忙碌，在晨曦中坚守，在无我为民的奉献中，虽然“像一棵芳草默默无闻”，却在努力“用春的光彩怒放卫士使命”；虽然“像一缕星光灿烂无痕”，却在全力“用火的激情燎原文明星城”。他们灿烂无痕的联系，让人们不再是一座孤岛。无数人如我，把他们偷偷镌刻在心底，期待日月轮转，悄悄换走风和雨。

我带着强烈的情感触动，把歌词定位为既表现长沙人民志愿服务的生命状态，也展现长沙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整体形象，既要有志愿服务温暖人心的细节情景，也要有振奋人心的宏大场景，

很快写完《志愿者也英雄》，而且在副歌开头旗帜鲜明地写道“你也是英雄”。因为，我不仅仅是在表现抗疫！

歌词貌似写实，其实是写意。主歌部分有些叙事诗的味道，但诗意化的部分较多。聚焦一个亮点，但表现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志愿者群体和具有质感和温度的事业与精神。“你”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星光里”忙碌的“你”，“晨曦里”守望的“你”，因为有“你”的“守护”，我们“大地繁荣”；因为有“你”的“温暖”，我们“分享阳光如春”。因为有“你”辛勤忙碌，我们才有“流淌幸福”的星城；因为有“你”的无悔付出，我们在危难时“众志成城”。

长沙是雷锋的故乡、幸福星城，也是文化厚重、文脉赓续、文明久远的魅力之城。歌词中没有出现长沙的字眼，但每一句中都带着长沙文明的历史印记，每一段都是雷锋精神的艺术表达，表达每一位长沙人都是建功文明星城的一分子，都是传递雷锋精神的担负者，充分展示着长沙文明。

定稿后，我把歌词发给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教师蒋军荣。我们长期合作，经常交流，彼此知道对方词曲中要表达的内涵。他拿到歌词4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直接唱了出来。曲调情绪深情，勃发着催人奋进、提振士气的力量，富有弹性和感染力。

整首歌是温暖的，我们可以在歌词与音调的融合中，想象一个粗线条勾勒的故事。随着引子钢琴进入夜景、星空、社区，看见一个宁静祥和的城市。温暖的弦乐转景，见人见物——夜色中“大白”和红马甲忙碌在街头，穿梭、坚守、搬运、帮扶、解说……他们把最温暖的场景给了我们，他们将最直观的市容传递给给大家，他们将最清晰的繁荣展现给世界。抗疫、抗洪、抗冰……无论在大事件面前，还是平时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些略显孤独的背影，时常从容的身影，见人见物，特写城市文明的一点一滴，最后升华出星城大美。

诚如歌曲的首唱者、长沙交响乐团独唱演员王艺诺所说：“当我哼着旋律、唱着歌词时，很快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首歌，是写给传递雷锋精神长沙志愿者的，诗意化的语言，抒情中有一种团结向上、守护文明的力量。”

熔铸雷锋精神的志愿服务，已成为这座城市中无数奉献者的精神风采。他们在工作、学习之余，无私地守护着我们和星城的幸福。所以，《志愿者也英雄》用雅俗共赏的音乐形式，融通融合的艺术声音，着力表现包括雷锋志愿者在内的所有长沙人，不辞辛苦、守护星城的奉献，用意象说话，在展示星城长沙的魅力，同时展示着长沙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幸福风采和城市温度。

翰墨飘香

阳繁 陈雨琴

书法，伴随汉字，一路走来，古老又年轻，从来没有停步。

从最初的甲骨文，再到篆、隶、隶书和繁体楷书，最后进入简体楷书，还有伴随这些慢写体的快写体行书和草书。书法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让人如痴如醉。在多数人的观念中，书法展现的好像只有古老的繁体字的视觉艺术造型，跟现实总有一段距离。然而，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彭泽润的眼里，我们国家推广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也必然是书法造型的重要源泉，书法这门古老艺术上也应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时代风景。

彭泽润从小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对书法如痴如醉。出生在不富裕的家庭，每天放学后要操持家务，但彭泽润没有放弃书法。劳动空隙，他拾起泥块在光滑的地面练习书法。没有宣纸，他拿废弃纸张来练习。每次的毛笔字作业，都被小学老师圈满了表示“优秀”的红圆圈。灵感来了，他甚至用食指当毛笔，蘸水在纸上来回舞动，再用小指写小字签名落款。彭泽润笑着说，“这样笔都不要花钱去买了，还别有风味。”即使走在路上，看到鸡、狗、牛在运动，他都当字的书法造型；看到山上树木见缝插针的生长姿态，他会想到一个字内部件间的和谐造型。平时看到舞蹈，听到音乐，他都联想到书法流动的节奏。

在书法的道路上，彭泽润喜欢找一些别人忽视的“空子”痴痴地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彭泽润对现代汉字书法的热情就生根发芽了，出版了《现代汉字钢笔字快写艺术》。既然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什么很多人只认可用繁体字写文言的书法艺术？彭泽润爱汉语，也爱汉字和书法，但是他更爱跟时代的汉语汉字同步发展的书法。1990年3月，李鹏同志为学雷锋活动题词。由于习惯，李鹏同志混合使用了繁体字、异体字。彭泽润看到后，马上给总理写了建议信，建议他写简化后的规范字。没想到几天后，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总理对他的意见表示感谢，并且以后会多注意，写好规范字。这更让彭泽润坚定了要保护现代汉字书法的责任和使命。彭泽润跟别人讨论起现代汉字书法的问题，他常常拿起法律的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护普通话、规范字在书法中的地位。

现在，许多人对书法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书家的作品中，书法家们继续用繁体字创作文言作品。彭泽润认为，这样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临摹复制，遗失了创新的灵魂，多少有些遗憾。一直以来，彭泽润期盼着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书法教育专业。2014年，彭泽润在湖南师范大学率先开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代汉字)书法专业，这在全国的书法专业中独树一帜。

这个新型书法专业还很年轻，但承载了厚重的时代使命。从清朝末年1892年卢懋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过去130年了，简化字也用了半个多世纪。但紧跟语言发展的书法发展还在起步中。中小学书法教育多数还是使用繁体字教学，没有紧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步伐。彭泽润认为，一边让学生在书法中学写结构复杂的繁体字，一边又让他们学习语文教材中的简体字，这让学生陷入“学”和“用”失衡的困境。彭泽润想做书法在这个时代的“调味师”。他设置了一批“新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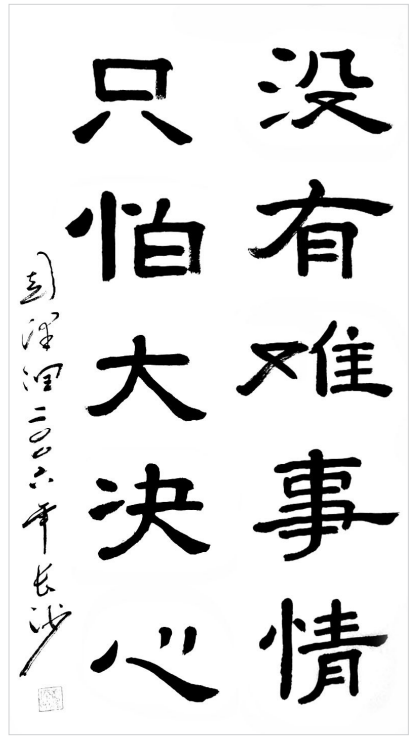
的书法课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书法、普通话文学创作和书法、中小学书法教学研究、经典字帖的现代化基因改造等。这些新课程，给全国书法教育注入了时代的新风。

彭泽润教书法有独特的方法。他教孩子写“笑”字，即使“笑”得前仰后翻，字的整体仍然稳稳当当。喜欢唱歌跳舞的他，还把舞蹈动作和快写字的造型结合起来开展对比。比如，讲解行书“好”字时，他展示两个跳舞的男女一左一右默契配合的图片，一边讲解，一边做出舞蹈动作，让学生们都觉得十分形象生动。

彭泽润研究书法，不因循守旧，亦步亦趋。他剑走偏锋，指导研究生单字微通过一系列嫁接、移植和修复，对欧阳询字帖进行书法基因改造。把“和”里的“禾”字旁和“必”经过移植拼接起来，再做适当修复，字帖上残缺的“秘”字就“复活”了。移植其他字的三点水，把“又”字拉伸以后，简化字“汉”就出来了。这样就把欧阳询大师请来“写”国家通用文字，让欧阳询品尝书法的新时代口味，让书法学界的人感到耳目一新。

现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代汉字)书法专业已招收了8届研究生，培养了30多名硕士研究生、1名博士研究生。学生们毕业后，也把自己的收获播种到了中小学书法教育中。第一批培养的2014级硕士杨叶青，目前在厦门一所小学担任书法和美术老师。在工作中，她指导孩子们写自己熟悉的简体字，轻松的书法学习让孩子们们的笔尖不再拘束，写出来的字十分灵动。不少孩子的规范字书法作品还发表在《语言文字周报》等报刊上。

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好像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皮肤——这是黑格尔说的俏皮话。文人墨客的文言和繁体字时代已经过去，尘封在古代字帖的书法艺术永远是书法的营养。书法不再仅仅是写出古代的美，更多的是要我们都能发现身边的美，创造与时俱进的美，吸收的书法营养生长新的美。就像学古代汉语课程时为了阅读经典吸收营养，写好现代汉语文章才是汉语教育的终极目标，书法也是一样，古代字帖和现代字帖要同步发展。彭泽润说，书法的时代潮流，虽然迟到了半个世纪，但最终生根发芽，会长成大树。



与时俱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法

影视观察



刘库 孙明玉

由刘江江执导、朱一龙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近日上映。这是一部关于生命与爱的影片，主要围绕着素性暴躁、与家人关系紧张的人殓师莫三妹以及没有亲人照料、天真顽皮的女孩武小文这两个角色展开剧情，他们从角色的形同陌路、势不两立，渐渐成为不离不弃的“父女”关系，其形象塑造融于剧情的铺墊与反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台词“人生除死无大事”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文眼。现实生活中，人们听多了“珍视生命”的大道理，却依旧没有办法好好面对死亡。《人生大事》提供了一次关于生命意义很好的探讨，死亡元素在这部影片中作为叙事动力与情节节点贯穿始终，成为影片情节的关键助推器。

影片中的小文的外婆去世开场，小文不明白也无法接受外婆的离世，开始跟踪人殓师莫三妹，企图找回外婆。当莫三妹忍无可忍，告诉外婆早已“烧成灰变成烟以后再也找不到了”时，小文心碎地嚎啕大哭。后来，莫三妹修正言辞，称外婆“飘到天上变成了天上星星”，小文依旧痛苦，但没有沉溺于痛苦之中，而是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星星，一遍遍地收听外婆之前的留言，以纯真的方式怀念外婆，并第一次接触到关于生死的教育。后来，小文称莫三妹这些从事殡葬行业的人为“种星星的人”，更是体现了小文对莫三妹以及殡葬行业的理解和接纳，同时也表现出她对死亡的理解与不再恐惧。这也正是影片想表达的对死亡和殡葬行业以正视与尊重的态度。

莫三妹和武小文与生活的和解过程，其实是他们不断探索爱、获得爱、确认爱的过程。从影片开始，莫三妹的人生就在不断失去，失去尊严，失去女朋友，失去房子，失去父亲……普通人若遭受这些打击，随时有可能精神崩溃，但莫三妹没有。他本以为自己是孤单天地间漂泊无依的一株浮萍，但在前女友为他流下感激而悲愤的眼泪中，在父亲于病床前与他坦白和解的那天，在小文叫他“爸爸”的那一刻，他这浮萍生出了根，从而与生活彻底和解。当父亲主动解开心结后，他感受到深沉的父爱，也领悟到自己的职业不是别人口中的“吃死人饭”，而是在帮助活着的人走出阴霾，他最终与“人殓师”的身份和解。

小文比成人更聪慧，她锲而不舍地寻找外婆的踪跡，其实是在寻找爱。消失的父亲母亲，嫌弃她的舅妈，窝囊的舅舅，小文感受不到亲人给予的爱与温暖。她生命唯一的爱与温暖来自外婆，当外婆离世，她被爱的证明也消失了，因此她才会执着地寻找外婆。直到她与莫三妹共同经历一些事件之后，她敏锐地发现了莫三妹对她的“父爱”，她便对莫三妹说“我有爸爸了”。这意味着三妹的爱驱逐了小文心中的阴霾，治愈了失去外婆的悲痛。

尽管影片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开场多数运动镜头中过度的晃动与摇摆，使观众产生了感官不适。故事的几处关键性情节转折，大多靠电话通知也显得生硬。但总体来说，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电影。



艺苑杂谈

江哲如何“看世界”



《利玛赛与山海经》176x150cm/布面油画/2019年

张末末

近年来，湖南当代艺术生态愈发多元、多样，不仅涌现出黄于纲、黄子恺、陈牧甜、谌骏等一批青年艺术家，更吸引了贾文广、江哲等省外优秀青年艺术家扎根。出生在广东汕头的90后湖南省青年画院画家江哲，着眼于中国传统历史在当代语境下的转换，寻求当代艺术在传承与创新间的平衡。

现代性问题既体现在近代以来，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中，也蕴含在艺术活动的具体实践中，比如怎样叙述我们的历史，怎么认识我们的文化主体，在何种认识框架和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判断艺术家的创作。围绕这些问题，江哲通过在前行美术馆举办的“看世界”个展，给出了青年艺术家的个体思考。在江哲的作品中，作为他者的西方文明、作为自我的中华文明，以及作为观者的个体，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质。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指出，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无论是《新海国图志》《紫禁城的玩具》《北京

巴黎拉力赛》系列，还是有着日本浮世绘风格的《利玛赛与山海经》，江哲的画作中不断出现的意象就是类似章鱼的触手。这种有意为之抑或是无意识的“克苏鲁”范式，正是江哲在作品中对“他者”及其所代表的高科技力和先进技术，始终以批判和反思态度的力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给中华的古老文明带来了极大冲击，甚至一度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江哲以冷静的笔触，借用“克苏鲁”的隐喻，含蓄地表达时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反思当下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荣格认为，文艺魅力的产生在于它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江哲在创作中所关注的恰是时局动荡、思想激流的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引领作用的形象来表达，于是“鹤”这一形象出现在作品显著位置。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鹤可以超越俗世的时间和空间往来，《相鹤经》说鹤“飞则一举千里”，这种特殊的飞翔能力，用来形容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再贴切不过。另一方面，《诗经·鹤鸣》有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其羽色素朴纯洁，体态

飘逸雅致，鸣声超凡不俗，正对应彼时代时之先声的仁人志士，以“鹤”作为我们原生文明的想象共同体，也象征着“自我”的羽化与觉醒。

作为未曾参与历史的创作者和鉴赏者，处在历史下游的我们有一个共性的身份，即“观者”。艺术在本质上存在主观性，为锚定历史和解读方向，江哲巧妙地利用空间结构进行规制。湘人魏源因《海国图志》，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新海国图志》系列中，江哲通过设置隔板，将空间分为“在其中”和“在观察”。作为“观者”的我们，既是在看历史，更是看未来。即便是科技已达到遨游太空的程度，江哲依旧保持着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思与担忧，长出触手的卫星接收器和隔板外解剖着触手的人们，反思着我们对科技只知其皮毛和表象的局限，忽视可能存在的未知与风险。这所折射的是人类当下的发展模式，要引起的则是跳出历史桎梏的思索。“笔墨当随时代”，正是每一位艺术创作者所应承担的使命和担当，大抵江哲的创作初心亦然。